

2/18
數文

親母的寧列

著爾托納福高



版出 座書華新 東山

9

K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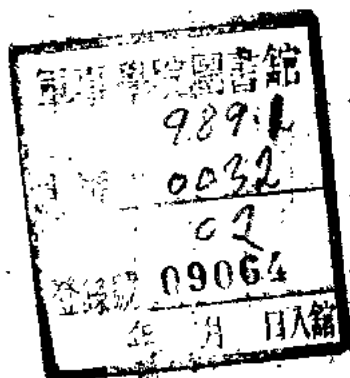


2 030 2927 6

005476

列寧的母親

高福納托爾著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列寧的母親

著者 高 爾 基

出版者 山東 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七月重排三版

一〇〇〇一—二〇〇〇〇

本書係根據莫斯科外國文
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四年版翻印

列寧性情的許多特點——剛毅不屈的意志，罕見的堅強性格，無窮盡的人生樂趣——都是繼承他母親的。他母親是一位人品超眾的女子，歷盡了有意義和很艱難困苦的生活。

列寧的母親——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布蘭克是一位不爲任何憂患所摧折的高尚人物。

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與自己的子女——革命家，與革命的『山鷹』弗拉基米爾·依里奇之間不僅只有母子的真摯情愛，而且也有篤厚的友誼情感。

—

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生於一八三五年。早年失母。她父親——亞歷山大·德米特里也維奇·布蘭克爲平民出身，以行醫爲業，是當時的先進人物。當他夫人

去世之後，他就辭掉彼得堡醫院的醫士職位，隱居家中了。他帶着子女遷居於嘉桑省，在該處購買了一個不大的莊院，從事農業，同時又爲附近農民醫病。

亞歷山大·德米特里也維奇是一位富有學識的醫生，距柯庫什金諸村很遠地方的人都很知道他。嘉桑——高級學府的城市——城裏患病的人都常來求他醫治。

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底童年和幼年時代大半就是在這個小鄉村簡陋的環境中度過的。

亞歷山大·德米特里也維奇的孩子們早睡早起。夏天必須到河裏洗澡，冬天必須用冷水擦身。飲食簡樸而富於滋養。女孩們冬天夏季都穿的是短袖露頸的印花布衫。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後來曾對自己的子女們敘述她與自己姊妹們從小就是必須操作自己力所能及之一切事情的，如收拾自己的衣服床鋪，刷鍋洗碗等等。

這種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兒童鍛鍊身體，從小就習慣勞動和養成自立精神。

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是一位天賦聰穎的姑娘，很願入校讀書，但父親反對當時的住宿學校，然又無力聘請教師到鄉村來。於是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就只好以享受家庭教育爲限。她學會了三種外國文字，閱覽了許多書籍，並練習她所極喜歡的音樂。

她於一八六三年夏季與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烏里楊諾夫結婚。他們結婚後不久，就移居於尼什涅·諾夫哥羅得，因爲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在該地男中學獲

得了物理、數學一等教員的職位。

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是由艱難困苦中學成的，愛好自己的事業。

他在尼什涅·諾夫哥羅得工作了六年。學生們都很愛戴他。尼什涅·諾夫哥羅得是當時俄國最繁華最文明的城市之一。

可是，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雖有高職優俸和舒適的生活，畢竟離開了尼什涅·諾夫哥羅得而移居到偏僻的西姆比爾斯克去：他被任命為西姆比爾斯克省國民教育視察員。『他想擴大自己的工作範圍，並且想使自己的工作不是為的生活較優裕的中學學生，而是為的最貧苦、為那些最難得到教育、為那些昨天還是奴隸的子女』，——長女安·依·葉里札洛娃（葉里札洛娃，即列寧底姐姐安娜·依里尼奇娜，她的丈夫姓葉里札洛夫）如此恰當地解釋激起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移居到西姆比爾斯克去的動機。

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是平民出身，他親身經歷過『普通』人獲得教育的困難，所以願將自己的經驗，自己的知識都為國民教育事業服務。

一八四六年春，俄國著名作家戈果里給詩人雅則科夫寫道：『……在現代青年中，不自覺的流行着一種沉悶心理，因為他們渴望作事，只是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作並怎樣去作。』四十年代的人深以自己不能裨益於人世為苦。

六十年代的人，情形就不同了，當時，正如俄國著名學者齊米良節夫所說那種

『大家都是滿腔熱忱的』。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相信，由於廢除農奴法和實行『改良』法的結果，會使他獲得進行有效活動的良好機會。據認識依·尼·烏里楊諾夫的人說，他，這位教員，這位啓蒙運動者確信：『鄉村中的愚昧無知；是使俄國人民遭受貧困與不幸的主要原因之一。』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深信，普及教育與文化將會改變俄國全部國家和社會生活。

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奮不顧身的工作有了結果：自他在西姆比爾斯克省工作以來，建立了四百五十來個學校，開辦了培養新人材的講習所，講習所培養出來的人都是大公無私，有思想，忠心自己事業的新式教員，這些教員被稱爲『烏里楊諾夫的門徒』。

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完全贊同丈夫的觀點。她爲要幫助他在西姆比爾斯克實現新的重大事業，而甘願吃苦相助。

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酷愛科學，力求智識，總以未得有系統的受到現代教育爲終身憾事。她贊助丈夫伸展自己工作範圍，在民間傳播『合理、良善、永久的思想種子』之志向。

一八六九年九月，烏里楊諾夫全家移到了西姆比爾斯克，住在斯特列茨克街普里貝洛夫斯基住宅內的一所偏房裏。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就是在這個住房裏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日（新曆二十二日）降生的。

在西姆比爾斯克頭幾年的生活，對於瑪利姪·亞歷山大洛福娜是寂寞難過的。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經常出外辦公，在這裏的生活比在尼什涅·諾夫哥羅得困難得多。瑪利姪·亞歷山大洛福娜在頭一個時期差不多沒有一個熟人，她只有專心教育子女，照料家庭而已。她爲人靈敏賢惠，看重自己的子女並真誠而有趣的參與他們的生活，興趣和嗜好。

她的長女安娜·依里尼奇娜帶着尊敬和感激的神情回想起母親當時所想出的奇妙假馬遊戲（把椅子當作三匹馬與一輛雪車）。『弟弟坐在前邊當趕車的，興高采烈的揚着鞭子，我同媽媽坐在後邊，媽媽用簡明的言語很生動地給我們表示出冬天的道路，樹林和路上用的東西。我敢說，母親同我們的這個真摯遊戲在我精神上所引起的那種愉快及所給予的那種幸福雅意的感覺是在我以後生活中沒有爲任何名角演員所能引起的』。

母親一方面同幼兒們玩耍，一方面開始教他們識字。女兒五歲的時候已會用粘在厚紙上的字母綴字，而跟隨姐姐的小沙什（是列寧底哥哥亞歷山大·依里奇的乳名）也學會了。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後來時常笑着提及四歲時的沙什在報紙上爬着讀報的情形。

她是自己子女底第一個教員。弗拉基米爾·依里奇也是在五歲時由她教會識字

的。

每到冬天夜長的晚上，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常彈鋼琴，孩子們坐在地板上聽，他們喜歡聽着琴聲睡覺，當他們長大的時候，就喜歡聽着琴聲而工作。

不久，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即開始教子女，小沃洛甲（沃洛甲是弗拉基米爾·依里奇的乳名，很有音樂天份）也在內，學按鋼琴。

精通法文德文英文的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親自教子女學習外國文字。子女們在她的指導下閱讀了許多書籍。父親常不在家，因此他們總是跟着母親一同過日子。他們的性情和品格就是在她的影響下養成的。

長子亞歷山大·依里奇（當時才十來多歲）對於『什麼是最壞的品行』問題，曾回答道：『撒謊和胆小。』這種回答確是優秀女訓育家——母親底憑證，她終身是兒童真誠儉樸的模範；照瑪利姬·依里尼奇娜底說法，是『高尚莊嚴的模範』。

烏里楊諾夫家庭是以博愛和勞動原則為基礎的，這種原則正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先進政論家所提倡的。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和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的結婚是以真摯愛情、深刻敬仰、共同志趣、求知熱望和從事有益活動的志願為基礎的。

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還在尼什涅佳的時候，就已準備了並應考獲得了國民小學教員稱號。她之為自己子女底訓育員，是合於這個字之最深刻最高尚意義的。

葉里札洛娃寫道：「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不願沾染當時婦女界的浮華、傳舌、談論是非惡習，而整天幽居中認真盡良母之道。她看見子女底缺點，總耐心而堅決的使之消滅。她向來沒有高聲嚷過，差不多無論什麼時候也沒有使用過處罰方法，却善於博得子女的聽從和愛戴。」

在生活極共和睦的雙親之間，關於教育子女問題，從沒有過爭執或不同意見的時候。在這方面無論何種懷疑的問題發生時，二人通常都是單獨在一塊商議，因此，兒女看見在自己面前總是一個「統一戰線」。

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須以寡薄的收入來經管大家庭底家務。她不僅教育子女，而且親手爲他們縫衣製裳，操心其飲食和消遣。由於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特別善於治家的結果，所入得償所出，並且子女們沒有感到任何必需物品的缺乏。西姆比爾斯克女子小學底女教員維·維·卡施卡達莫娃是常到烏里楊諾夫家中去的，她關於烏里楊諾夫的家庭生活寫道：

「我記得他們在莫斯科街的住宅。特別使我不能忘記的是我常常到過的那兩間房子，這兩間房子中的景象是彼此懸殊的，——一間是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底書房，另一間是飯廳。」

「第一間是事務室，使人一走進去就不由地起一種莊嚴、有事的心情，覺得在這間房裏是不宜隨便閒談的。這間房的主人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本人在這裏也是

極嚴格莊重的。第二間房是家庭全部生活集中的地方，呈着一種和講家族式的景象。

「這間房的主人是莊嚴、鎮靜、公道、爲子女所環繞的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我在這裏看見過她坐在茶几前，面帶慈祥和藹的微笑。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在這間房裏似乎已不是主人，而是客人了，——在這裏可以隨便說，可以隨便笑。

「烏里楊諾夫一家人過的是質樸、勞動的生活。家中每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和義務。

「完全爲學校工作奔波的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很少時間顧及家中生活，

——關於照料家務和子女一切事務都由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一人担負；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安心鎮靜的執行自己的工作。我無論在什麼時候也沒有聽到她大聲嚷過，就是她在責備子女的時候，也是顯着鎮靜的笑容，而且這種鎮靜、簡短的責備就足以給子女一種有效的印象。他們都聽她說，都敬愛自己的母親」。

依·尼·烏里楊諾夫不僅是思想進步，而且是學識淵博。他很留心與自己職業有關的作品並閱覽了許多普通書籍。在他的書籍中可以找到以下的雜誌：『俄羅斯國民教員』，『家庭與學校』，『初級學校』，『現代人』，『祖國紀事』，『歐洲要聞』；各種各樣的教授法論文和檢討，以及俄國著名教育家烏沈斯基和涅多溫作夫二人底作品。也有涅克拉索夫，多布洛留波夫，契爾尼舍夫斯基，薩爾提科夫——謝德林等人底作品。

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也是有深奧思想興趣的。在列寧博物館所陳列她個人

存閱的書籍中有：英文的——有由鮑德里於一八四二年在巴黎所出版的沙士比亞文集一部；法文的——有阿·吉也爾著的『法國革命史』。

大孩子們都有自己存閱的圖書（俄文和外國文的），這種書籍都是與他們每個人的需要和發展程度相適應的。

俄國優秀的模範文藝作品是爲烏里楊諾夫家所經常讀的書籍。普希金是亞歷山大·依里奇從小就愛重的詩人，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很敬仰屠格涅夫，他一再反覆閱讀他的作品。

已經長大成人的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有一次曾對納·康·克魯普斯卡婭述說他在幼年時代很喜歡屠格涅夫所著的小說『安得列·科洛索夫』，在這篇小說中『提到愛情的坦白精神問題』。亞歷山大·烏里楊諾夫最愛屠格涅夫著作中的『父子』和『銀』。

由烏里楊諾夫家最愛讀俄國民主派詩人涅克拉索夫作品的事實，可以看出全家的思想。『父親把涅克拉索夫逝世後出版的全集都給我們買到了，我們把這部全集讀了又讀。當時使我們特別有興趣的是『祖父』和『俄羅斯婦女』，——對於十二月黨人的興趣總是很大的』，——葉里札洛娃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亞歷山大大在十一歲時就曾請姊姊注意涅克拉索夫底兩篇革命詩歌——『獻給葉列娜什克詞』和『站在前門間的恩意』。『這都是父親教我看的』，——他說道，——『我很喜歡這些詩。』

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底長姊安娜·亞歷山大洛福娜·維列琴尼可娃（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與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就是在她家互相認識的）在涅克拉索夫逝世時，寫詩追悼如下：

追悼涅克拉索夫

陰沉沉的黑暗，無止境的傷感
是否快完？

俄羅斯的人民大眾，是否知道，——

你們的奇才詩人長辭了人間！

寂靜！到處是坟墓的寂靜！

可愛的人兒，我們怎識其然？

若濫樺樹皮的麵包足夠充饑已覺心歡，

那邊談得到書籍閱覽！※

姊妹們是經常友愛來往的，她們之間不僅有手足情誼，而且也有志同道合的友誼。她們兩家往來甚密，通常都在一起避暑過夏。※※

六十年代所出版的俄國著名諷刺雜誌『火星』上的詩人作品（庫洛赤根兄弟，閔納也夫，波格丹諾夫，如略夫及其他等人）是烏里楊諾夫全家人所愛讀的。

當時在庫洛赤根著作中有幾行激昂鋒利的詩句傳遍全俄，其文如下：

我明白了，朋友們，我明白了，

誰是使我們受苦，

遭孽的愚蠢罪人。

一切都應歸罪於長着兩舌

生着兩頭的我們國徽——

全俄之鷹！

不僅常寫詩的安娜·依里尼奇娜很愛『火星』雜誌底詩歌，而且連弗拉基米爾·依里奇一直到成年時代還往往以背誦『火星雜誌』底詩句而使大家覺得驚奇。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在中學時期也羨慕俄國偉大啓蒙運動者兼著作家的契爾尼

※ 安娜·亞歷山大洛福娜底這首詩，是她的兒子維列琴尼可夫給我看的。

作者。

※ 安娜·亞歷山大洛福娜底家庭是標本式的民主家庭。她的女兒安娜·依萬諾福娜，是俄國第一批鄉村女醫生之一，曾在巴什吉里亞一個偏僻村落中克苦耐勞的工作並獲得了成果。據她的弟兄回憶說，她與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在柯庫什金諾有過多次的熱烈談話。「因為他們兩人有共同的志趣：農村生活，在地方自治局中的工作，學校，給居民治病——所有這一切都是他們兩人所關心的事情。他們談論過文藝和烏思片斯基底作品並引證過謝德林底著作」。

維列琴尼可夫底其餘兄弟姊妹都是當過幾十年教師的。

亞歷山大·依萬諾維奇·維列琴尼可夫曾教過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希臘古代文字。

舍夫斯基之著作。這種羨慕是從讀長篇小說『做什麼？』開始的。

在西姆比爾斯克中學裏，關於普希金，萊蒙托夫，戈果里等的著作，只有到第八年級時才『走馬觀花』的講到一點。而且，校長兼俄文教員的凱林斯基却常傲然說：『在研究作家的作品時，完全不許學生們作所謂批評的論斷，因為他們不夠這種資格。』

所以，烏里楊諾夫家的青年們只能在自己家裏來認識優秀的文藝作品。

安娜·依里尼奇娜，亞歷山大·依里奇，以及後來弗拉基米爾·依里奇，都在中學高年級內有一個時期最羨慕皮薩洛夫——當時青年思想的統治者。烏里楊諾夫家底青年們把他的著作從頭到尾都讀完了。皮薩洛夫的著作在圖書館裏是被禁止的，於是他們就從一位相識的醫生家裏借來閱讀。安娜·依里尼奇娜敘述道：『我們簡直讀迷了，當讀完最後一卷，要與我們所愛的作者『告別』時，真覺得難過極了。』

皮薩洛夫底著作給了他們以很大的影響，使他們竟依照他的主張去動作。例如皮薩洛夫曾嘲笑人們硬要每個小姐學習洋琴一事，實際她對於洋琴是既無嗜好又無天才的，——因此安娜·依里尼奇娜就不肯學彈琴了。

皮薩洛夫所鼓吹的意見，說『生活就是經常的勞動，只有由這種觀點來觀察生活才是真正的人生觀』這句話就落到了現成的基地上，因為在烏里楊諾夫家庭教育

中沒有任何貴族闊人的習氣。恰恰相反，他們在這方面甚至有過度的傾向。

有一次女兒同母親起了『爭執』，原因是女兒不願用父母的錢爲自己作衣服。安娜·依里尼奇娜爲要獨立謀生以減輕父母的担負起見，竟在未入講習所之前，有一個時期在西姆比爾斯克城當過女教員底助手。

一八八二年夏天，在莫斯科舉行全俄展覽會，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想攜同女兒們去參觀。雖然這是很有趣的旅行，然而安娜·依里尼奇娜和亞歷山大·依里奇二人竟拒絕了，認爲這樣化費父母錢財以供自己快樂，在道德上是不應當的。

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勸女兒：『是父親自己提議……』但他們仍然不肯去。而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也不慣硬要子女同意父母的意見。

烏里楊諾夫家裏每週所出的『星期六』雜誌引起了全家很大的興趣。雜誌的發起人和編輯是亞歷山大·依里奇。在每星期內，每人都應寫一點東西，題目是隨便自己選擇。把所有文章收起來夾在一個特別的書夾裏，到星期六晚上，就當着父母宣讀給大家聽。

這時安娜·依里尼奇娜正醉心於倍林斯基底著作，因而竟傲傲着『暴躁的維沙里昂』在家庭雜誌的篇幅中對『庫貝什金』（大概這就是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底頭一個『假名』）底文章大加『痛斥』的批評。

瑪利姬·亞歷山大洛福娜此時對於子女們的情形也與他們還在小的時候一樣！

母親從前是子女一切兒戲的最愛好的參加者，總使兒戲新穎而有雅意；現在大孩子們的這種舉動，她也是極其贊助的。她極關心雜誌的工作，有時她以母親的立場，覺得大孩對小孩批評得太厲害的時候，她就袒護小孩。

『父母之參加，——安娜·依里尼奇娜寫道，——使這種舉動特別有趣起來。我記得當時他們的快樂、滿意笑容；我記得當時籠罩我們每次聚會的那種一致與共同協作精神的特別氣象。現在，當我每一回想起來的時候，我就覺得，這種晚會就是我們四個大孩同父母集體親熱團聚的最高點。』

夏天，烏里楊諾夫全家多半都是往嘉桑省柯庫什金諾村到瑪利婭·亞歷山大洛福娜父親底莊院去過夏。這個爲瑪利婭·亞歷山大洛福娜長大成人而風景宜人的小鄉村爲兒童所深愛。每次在未動身之前很早就興高采烈的開始準備一切。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底姨兄弟（兒童時代的朋友）維列琴尼可夫，在回憶弗·依·列寧底童年時代時，寫道：『在柯庫什金諾村裏的一切都是破舊的：大房內的爐灶都破壞得不能燃燒，房頂漏水，彈子台邊上的絨已脫落露出了毯子，小船有了孔，沐浴欄淹沒了，往浴欄去的小橋也塌了。我們常以這些缺點開玩笑，然並不以此爲苦。』

依里亞·尼古拉也維奇同兒童們在柯庫什金諾到田野裏散步的時候，總喜歡唱李列也夫詩中的幾句：

……你我是志同道合的兄弟，